

# 玄奘傳

釋初道



中國旅遊出版社

# 玄奘传

(上中下三卷)

钱世明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责任编辑：唐志辉

装帧设计：范亦光 滕义仿

技术编辑：吴子文

玄奘传

钱世明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平谷华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50千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6000册 定价：7.90元

ISBN 7-5032-0513-X/Z·128

85013

## 《玄奘传》序

DJ68/25

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具有中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都是圆融世出世法的。在佛法上，他们绍隆三宝，弘法利生；在世法上，他们庄严国土，崇报国恩，他们都是爱国（世法）爱教（佛法）高度统一（圆融）的实践（修行）者。例如中国历史上留学外国有名的三大高僧——法显、玄奘、义净，就是最明显的范例。鲁迅先生称“舍身求法”的僧人也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鞭辟入里最为透彻的结论。

玄奘大师，从佛法上来说，他是弥勒化身，慈氏再现。他在印度被普称为“大乘天”、“解脱天”；在中国是法相宗的开山祖师，他糅译的《成唯识论》是治唯识学的圣经。佛教徒赞颂他是“乾坤万古一完人”。从世法上来说，也如众所评论的。在政治上，他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爱国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是一个开拓中印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中印人民友好往来的人民使者。在宗教界，他是一个最虔诚的宗教家。在哲学界，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界，他是一个伟大的因明学专家和最富有辩才的大辩论家。在地理界，他是一个历经艰辛，百折不挠的旅行家。在史学界，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是印度、中亚一带历史考古必读的宝书。在翻译界，他主译了三藏要典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文之富，译笔之精，无与伦比，他制订的“五不译”原则，至今为翻译界所奉用。在文学界，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译文和作品，真是“一语之安，坚于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在留

学史上，无论是过去的求法印度还是近百多年来的留学欧美，他都是我国留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他被誉为“民族宗师”、“世界伟人”、“人类精英”，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在我国今天，知道“唐僧”的，可说是妇孺皆知，但真正了解“玄奘”的却为数不多；知道《西游记》的，也可说得上有口皆碑，但真正晓得《大唐西域记》的就极其有限。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吸引群众教化群众的魅力，也可以看出，用文艺形式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普及佛教文化知识显得是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赵朴老才鼓励钱世明先生用历史小说体裁写《玄奘传》。因为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受到玄奘大师舍身求法和崇报祖国真正精神的启迪和感染，从而在自心净化和热爱祖国上追求和显现“中国人的脊梁”，那就不会像对待《西游记》中的唐僧那样，“千刀当剐唐僧肉”，而将是在历史真实的玄奘精神感召下的“智灯千百亿，一一耀明珠”（赵朴老诗句）了。人民都有了“中国脊梁”精神，那不就是“用我们的脊梁筑成我们新的精神长城”了吗？我体会赵朴老经常讲的“佛教与精神文明”，其实质意义就在这里。鼓励一些作家包括钱世明先生在内从事佛教文化的创作，其良苦的用心也在这里。钱世明先生说，此作是他的一种尝试，既然是一种尝试，自然就有其成功与不足之处，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以后用现代文学体裁撰写新的《高僧传》或者是其它都会有借鉴意义的。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和随喜。拜读了钱先生的大作之后，钱先生要我写序，我就写了这篇感言，是为序。

吴 明

1991年11月28日于北京

## 自序

小时候从《西游记》里就知道了玄奘，后来读史了解了玄奘其人的实况，再读了《大唐西域记》，更加深了对玄奘的景仰。

今年初，尊敬的赵朴初丈谈起人们对玄奘的误解来自《西游记》，把神话小说的“唐僧”认为即玄奘之其人，而不知玄奘的本来面目，由是命我写《玄奘传》。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写起来并不易。主要是因为玄奘是位高僧！用长篇小说形式写他，太难了！既不能编入爱情情节以加强曲折、波澜，也没法添加什么惊险的打斗场面去加强趣味。但我还是满怀信心地写了，一气呵成写完了。我只想塑造出一位为求法而不折不挠、艰苦从事译经的佛教徒玄奘形象，不想以情节求胜，也没法儿靠情节求胜。

我的书里，尽量绍述唐初和西域的佛教情况，使此书有些知识性。

我在大事件上，谨循玄奘的生平实录，决不以“文”乱“史”；但我写的毕竟是小说，一些无关生平大要的地方不免虚构，故请读者，特别是佛学专家勿以“史”衡“文”。

此书，上卷写毕即呈朴翁了。因原拟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内部出版，故此稿先经该所的吴明先生、超凡法师披阅过。感谢他们二位认真阅稿，并详细写出自己的意见！

我写过鉴真，是以词、散曲和昆曲剧本形式写的。用小说写高僧，这是第一次，带有尝试性。此书是成？是败？请读者评议吧。我倒由此发轫，打算今后再以中国古代高僧的事略，写上一、二部小说。

最后，我再说一句：没有朴翁的启导、鼓励和支持，就没这

部《玄奘传》。我借三分无碍辩，还他真面传奘公！

感谢南京金陵刻经处在我蒐寻资料时，给予我的热情帮助！

感谢中国旅游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做出积极和辛勤的努力！

钱世明

1991.12.31于知非斋寄



# 目 录

## 上 卷

### 吴 序

### 自 序

第一章	少年行者.....	3
第二章	出家净土.....	18
第三章	誉起成都.....	38
第四章	东下北上.....	52
第五章	过赵游秦.....	64
第六章	求法离唐.....	81

## 中 卷

第一章	高昌结义.....	131
-----	-----------	-----

第二章	屈支盘道.....	149
第三章	艰行突厥.....	174
第四章	缚喝得友.....	195
第五章	灯光佛影.....	217
第六章	历国增闻.....	229
第七章	名寺求学.....	290
第八章	名扬印度.....	310
第九章	载誉归唐.....	339

## 下 卷

第一章	洛阳见帝.....	359
第二章	西京译经.....	367
第三章	赐序杀机.....	378
第四章	雁塔藏经.....	394
第五章	功德圆满.....	401

# 玄奘传

上卷





# 第一章 少年行者

---

据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从空中飞来，便召集群臣，问这个梦是什么征兆？博学洽闻的傅毅回答说：“臣听说西域有位神，名字叫做‘佛’。陛下所梦到的，大概就是佛吧？”汉明帝就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往天竺国去寻访佛法。蔡愔等在途中遇到番僧摄摩腾，在大月氏得到《四十二章经》和佛像，就邀请了摄摩腾，用白马驮了经、像，回到汉朝。汉明帝下诏，在京城洛阳西门外建立精舍让摄摩腾居住。这座精舍，就是中华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的前身。这年，是汉明帝永平十年（617）。因此，人们把这年看做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年代。

东汉之后，经过三国和西晋时期，到了北魏。魏高祖孝文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七年（493）决定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往洛阳。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宫及文武众臣全都迁到洛阳，洛阳成了北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北魏大兴佛教，在洛阳广建寺、塔，著名的龙门石窟也始建于此时。神龟元年（518）时，洛阳寺院已有五百座。到北魏末年——从孝文帝迁都到北魏亡（534）不过三十九年——洛阳寺院竟超过一千所了！洛阳城内、外，寺院的高檐飞甍、凌云宝塔，举目即是。

北魏分裂为西魏——都长安；东魏——都邺城。

宇文氏夺了西魏政权，建立北周；高氏夺了东魏政权，建立北齐。北周灭了北齐之后，北周的丞相、皇帝的岳父、隋王杨坚，于公元581年篡位，灭了北周，建立隋朝，改元为开皇元年，以长安为西都，以洛阳为东都。

且说北周高祖武皇帝宇文邕在位的时候，曾亲自召集群臣及和尚、道士，判定：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灭北齐之后，他下诏指出：“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而佛教“崇建图塔，壮丽修造，致祸极多。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倾竭珍财，徒为引费，故须除荡！故，凡是经、像，皆毁灭之！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始！”佛教大受打击，许多指佛吃饭、赖佛穿衣、仗佛之势欺压良善的佛门败类，乖乖地还俗了。但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却是个十分佞佛的。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寺中。般若寺是座比丘尼的寺院，杨坚打从呱呱坠地那天起，就受到女尼智仙的抚养。他篡位以后，就下诏修缮寺院，广度僧尼，营造佛像，誊写佛经，在隋朝上下掀起礼佛之风来。这一来，遭到周武帝“灭法”而一度不振的佛教，又再次兴盛起来。

开皇九年（589），隋军渡过长江天堑，灭了江南的陈朝，统一了华夏。

开皇十年（590），杨坚下旨大度僧尼。据《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载：“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万余！”

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杨坚六十岁生日这天，他下诏在三十州建三十座塔，以收藏他派人送去的“舍利”。

仁寿二年正月，杨坚又把“舍利”分送五十三州，建塔安置。

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杨坚又一次令三十个州建舍利塔。

除了塔已如林，杨坚修庙也是能手！从他篡位到他死，竟修

了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寺院！他又是向寺院大行布施，又是一次次地下诏给出名的和尚表示“皇帝敬问……”，又是大造佛像，大录佛经。他下令造佛像达一万六千五百多尊，写录新经达十三万二千〇八十六卷。

如此虔信佛的杨坚，在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被他的儿子、佛门弟子杨广杀死。杨坚死后，谥为文帝。杨广，就是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杀亲老子的当天晚上，杨广就淫占了杨坚的宠妃。杨广即位后，又杀了亲哥哥杨勇。如此淫戾的家伙，在佛教盛行的时候，他也早就与天台宗创始者智𫖮多次交往，皈依了佛门，智𫖮还给他授了菩萨戒。他当皇帝后，天台山的和尚们上表祝贺，称他“皇帝菩萨”，他也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因此，佛教在杨广时期，仍是昌隆得很。出家为僧，已成时尚。出家的人里边，少不了是为了逃避徭役、赋税的，以求享乐的，但也有真诚学法的。本书所说的玄奘，便是生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的一代伟大的佛学家。

## 二

隋朝东都洛阳城建阳门里有座净土寺，寺里有个法名长捷的和尚，他俗家姓陈，名素，是河南洛州缑氏县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陈家村人氏。长得身材清瘦，年纪二十出头，出家已经四年了。

这天，在斋堂吃过饭之后，长捷回到寮舍，凝神静意地缮写经卷。

砰、砰、砰，有人敲门。

“哪一位？”

门被推开，文琮和尚笑着进来了。长捷放下笔，站起来打个问讯：“师兄今天闲暇？”

文琮也不待让，盘腿坐在褥席上，问：“你可好？”

“好，好。师兄自打去上林园翻经馆去参预译经，一晃儿一年多了，怎么今天才回净土寺瞧瞧？”

“太忙啊，要是抽得出空来，早回来看你们了。”

“翻经馆如何？”

“人才济济啊。自打大业元年敕立翻经馆以来，饱学之士纷至。名僧达摩笈多、僧休、法粲、慧藏等等数十位，还有居士高天如、高仁和等。我一边干审校覆勘的活计，一边向各位大德求教，真长知识啊！”

“师兄梵文的功力，在馆里能列第几？”

“比我强得多了！我在那儿，不算滥竽充数，也是狗尾续貂。”

“喔？”长捷惊讶地看着文琮，“真的？”

“我何时哄过你？”

“我才疏识浅，又不通梵语，去不到这样的地方！唉，真羡慕你啊。”

“你呀，不肯学罢了。其实，那嘴里的噜嗦的外国话，只要学，并不难。”

长捷笑着摇摇头：“我还是先好好把华语的经、论弄懂吧。”

“天福寺新迎请了一尊千手观音，妙相庄严，咱们去拜菩萨，你有空吗？”

“走。”

二人出了净土寺向天福寺走来。穿过巷子，来到街口，只见车马把大街堵个水泄不通，许多行人、挑担小贩，拥挤在道边、巷口无法过街。

“这是怎么了？”长捷随口问道。

一个推炭车的壮汉爱说话：“和尚，你们要没紧要事，就回去吧。这半条街都堵了，没一个半个时辰，别想过去。”

“为什么堵了道？”长捷又问。

“嘿，你不常出来吧？这条街近来堵了好几次了！瞧，这些车马都是做官为宦的，他们都是去齐王府的。”

长捷还要问，文琮一拽他袖子，说：“咱们回去吧。”

往回走的路上，文琮告诉长捷：“太子杨昭死了之后，齐王杨暕就是皇子中最年长的了，很可能被立为太子。所以，朝官、外官，便都巴结他，你也去齐王府，我也去齐王府，去的官员们太多了，这条街还不堵？”

“阿弥陀佛！世人贪心太盛了！”

“想祛其贪，不容易啊！”

“还是咱们出家人好。”

“嘿，你以为和尚里边就没有贪者？”

“嗯。”

“城外大悲寺有个和尚叫五戒，盗了一尊金佛像逃跑，被人抓住送到有司，不但吃了板子，还没收了度牒。你说这是不是贪？”

“这是沙门败类。”

两人说着走着，不觉已到净土寺。文琮说：“我回译经馆了。”便告辞而去。长捷进了净土寺，迎面正遇上一个小沙弥。小沙弥说：“长捷师兄，快回房去，有人等你呢。”长捷答应一声，回到房里，只见一个年轻汉子坐在里边，见他进来，忙站起问：

“你是陈家二公子吧？”

“你是——”

“我是从你老家来给你送急信的。”汉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长捷。

长捷拆开信一看，神色黯然了，他眼里闪出泪花，喃喃地说了句：“父亲去世了……”

### 三

隋朝江陵县县令陈慧是位官宦人家出身的儒生，他祖父陈钦做过北魏的上党太守，父亲陈康在北齐任国子博士。陈慧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五经，举手投足都依礼而行，因此颇受乡梓所重。隋初，他曾任陈留县令，后来迁官做了江陵县令。他的夫人宋氏，是隋朝洛州长史宋钦的女儿，给他生了三子一女：长子陈宣早年亡故，次子陈素，小儿子陈祎；女儿及笄后，嫁到了瀛洲的张家。陈慧到江陵上任，带了宋氏夫人和陈素、陈祎。陈素已十多岁，陈祎才刚刚学步。陈祎三岁就开始和哥哥一起念书了，五岁时候已读完了《论语》、《礼记》。他常和哥哥比赛，陈素刚说：“子曰：‘道之以政……’”陈祎便立即接上：“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陈慧在一旁听了，就问：“祎儿，何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陈祎朗声回答：“‘道’就是‘导’。用政法去引导百姓，用刑律去治理百姓，百姓虽然可以免避犯罪的行为，但并不能从心里知道廉耻。”陈慧又问：“为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就‘有耻且格’呢？”陈祎回答说：“德和礼，是修心、束行的。用道德去引导百姓，使人人从心里就知道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用礼法去治理百姓，使人人都自觉去不做非礼的坏事。这样，百姓就是懂得廉耻了，就归服了。所以，教导百姓，在于教导他们的心，让他们自觉守礼循法。刑，只能加于百姓之身，却决不能使他们的心归服。”陈慧点头说：“讲得不错。看来，你是把书上的文义弄懂了。”又转过脸问陈素：“你怎么解孔夫子这两句话？”陈素说：“我和弟弟领会得一样。”

“哦！有什么补充吗？”

“佛说：‘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惭”如铁钩，能制人非法。是故常当惭耻，无得暂替。若离惭耻，则失诸